

无名氏《三年都门竹枝词》抄本述略

王慎之 王子今

北京图书馆收藏有无名氏《三年都门竹枝词》同治三年抄本，记录太平天国北伐军转战至于天津地区前后京师士民所见所闻，颇富史料价值。原序称：“咸丰三年冬，粤匪由山西窜至天津，凡所属之州县，均行被扰，京师戒严”，时“将所见所闻吟有《竹枝词》三十余韵”，“无乃言近粗鄙，韵多浮沉，真令读者喷饭，此不过花晨月夕，自破愁魔，以鸣不平之志耳。”字里行间，确实可以体味到对于清王朝腐败政治的“不平”之鸣。

《三年都门竹枝词》以韵次为序，又有所谓“首起”、“尾束”及因“不能终其事”所补续数首，共计三十七首：

首起 空斋独坐夜迢迢，一盏孤灯伴寂寥。吟唱竹枝三十韵，聊将消遣过寒宵。

一东 山西逆匪窜京东，抵挡官兵血战红。抢夺闾阎谁雪恨，拼教妇女也从戎。

“贼”由山西窜至天津，男女俱以农器杀“贼”。

二冬 盘踞静海过寒冬，惧死官兵不折冲。赖有乡民团练勇，纷纷争战敌摧锋。

“贼”在静海过一冬，被练勇杀退。

三江 蕞尔独流附帝邦，民遭荼毒泪淙淙。大兵云集全
无用，合战妖氛总未降。

官兵在独流接仗不胜。

四支 天津县令勇谋施，武备文修得用奇。杀死贼尸横
遍野，率兵又有众贤儿。

天津县县令谢子澄父子均属贤良。

五卫 用尽机谋破贼围，率兵无力又无威。可怜县令全
忠节，匹马交锋誓不归。

胜保御“贼”不力，致谢子澄遇害。

六渔 纷纷四面尽兵车，短戟长枪将寇除。不道妖氛心
更巧，五更逃走一无余。

胜保遇“贼”不力，致“贼”黑夜逃走。

七虞 圣谕昭宣四达衢，劝民守助约相符。沿街逐户黄
旗立，奸宄依然混市区。

京都立守助约。

八齐 京都住户亦凄凄，富少贫多两不齐。抽取房钱贫
滴泪，闭门逃走是山西。

京都是年因取房税，钱铺、当铺俱以关闭。

九佳 步军统领日巡街，奸宄闻风迹隐埋。盘诘一名先
将励，兵丁赢得记功牌。

兵丁出力，以银牌记功。

十灰 邦畿制府短无才，驻守临铭战鼓催。数万甲兵胸
未有，贼锋鸱炙迅如雷。

讷尔经额守临铭关，“贼”至，退守正定。

十一真 有是贤君有是仁，朝廷愈赖有贤臣。兵丁战死
官何问，奏表依然假作真。

军中奏章多有虚假。

十二文 王家村口阵如云，调遣官兵四面分。围合贼巢

无滴漏，刀矛相进火相焚。

僧格林沁在王家口大获胜仗。

十三元 军威大振守城垣，不到黄昏早闭门。酒醉帐房高枕卧，空将剑戟附司阍。

官兵守城，痛饮酣卧。

十四寒 几番攻战贼心寒，焚毁居巢择所安。扰害乡间遭劫掠，难辞重咎在为官。

“贼”在杨柳青自焚巢穴逃走。

十五删 自从逆匪窜临关，亿万征人竟未还。不知何时群盗尽，凯歌同唱大刀环。

“贼”由山西打破临铭关窜至直隶。

一先 逆匪何由窜北燕，只因防堵不心坚。长驱如入无人境，直抵沙河遂蔓延。

“贼”至直隶，先破沙河县。

二萧 德厚仁深民不刁，军中传令把兵挑。愿齐众志驱穷寇，大立奇功保圣朝。

八旗派兵杀“贼”。

三肴 军垒累累在四郊，空虚府库缺铜交。铁钱鼓铸仍为铁，钞票行来废纸抛。

国无军饷，又无铜，鼓铸当千、当五百、当五十、当十、当五、铁当十、铁制钱、铜制钱、铝钱，以及钱钞、银钞等项，充作国宝。初行均尚使用，未至一年，尽行拥滞。惟铜当十行至十一年尚行。奸商折算一枚当十，只作制钱二板。自铸大钱以来，京师军民日见颠沛，俱不聊生矣。

四豪 头带貂冠腰带刀，扬鞭策马逞英豪。直前勇往无人敌，不见贼氛向远逃。

八旗出兵形壮。

五歌 红衣巨炮万斤多，轰塌贼营尽倒戈。兽困岂知能

再斗，将军失命在黄河。

都统佟鉴遇害。

六麻 连朝阴雾黑云遮，杨柳林中有几家。目击心伤增感慨，庄房片片变黄沙。

“贼”退之后，房屋全无。

七阳 朝退之后复巡防，文武官员气势扬。盘诘可疑糊审讯，怜他国法不昭彰。

立巡防处，受冤甚多。

八庚 羽书星火调旗兵，将士连番听点行。刀在腰间弓在手，一支令箭即登程。

告急奏章太多。

九青 白虹见影绕天庭，日落西方出慧星。仰望银河无淑气，不知何日息兵形。

是年秋，每夜出慧星。

十蒸 文官无计武无能，文武官员俱不称。尸位受餐无耻辱，闻言贼至胆兢兢。

文武官员俱胆怯。

十一尤 户部军机设好谋，房钱逐户按门收。一天一道章程改，感得穷民发怨尤。

官收房税，穷民泣涕。

十二侵 重重兵甲众如林，御寇依然亿万心。主帅争功兵未合，交锋退缩不相侵。

僧格林沁与胜保意见不合。

十三覃 独流静海暮烟含，贼退民还苦不堪。男女身栖风雪地，饥寒困迫莫相谈。

百姓归时，房屋全无。

十四盐 圣朝国法至森严，可恨为官总不廉。骗取军粮肥己用，千名兵将万名添。

各营多报人名，为多取军饷以肥己用。

十五咸 汉官奸巧早辞衙，脱去朝衫换布衫。回籍团防权塞责，甘心隐处在山岩。

汉官此际辞朝甚多。

按：不能终其事，续数首以尽其余：

七阳 虚糜国饷与军粮，不教妖气向远扬。博得军需营大厦，将军那肯下高唐。

胜保每于军营回京时，广置房屋，挥霍百万余金。且高唐州之“贼”不过四五百名，身拥百万之众，旷日持久而不与之接仗。

其二 阜城城外阵云长，历历旌旗耀日光。粉饰军威图好看，骗来银两大车装。

胜保在阜城军营以车载银回京。

四豪 东贼西追西贼逃，大书旂纛用何劳。贼营不乏能人手，耻笑将军面发毛。

“贼”在静海县旂纛上大书“何劳胜保远送”。

十三元 冯官屯外惨昏昏，死马人尸积满村。振锡妖氛归地狱，苍黎顶礼答僧恩。

僧格林沁在冯官屯擒获渠“寇”李开芳以藏事。

一先 盘踞连镇两余年，巨炮轰鸣雾接天。致贼水干鱼自死，凯歌同唱着归鞭。

僧格林沁在连镇擒获渠“寇”林凤祥以藏事。

尾束 都门事变亦多奇，惹得骚人唱竹枝。唱到竹枝声咽处，皆为世道一场悲。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派遣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军二万北伐。北伐军出师扬州，沿淮西进商丘、开封，于巩县北渡黄河，摆脱清军围击，西上太行，又东下临洛关，即无名氏所谓“由山西打破临铭关窜至直隶”，大破清总督讷尔经额军，进击至于保定城南的张登店，“长驱如入无人

境，直抵沙河遂蔓延。”北伐军三位主将，分别以功封靖胡侯、定胡侯、平胡侯。后又由深州东克静海，逼近天津，转战至阜城。吉文元战死。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至东光连镇。李开芳率骑兵至高唐接应援军，而援军已先自败退，李开芳部遂被围。林凤祥与李开芳分别在连镇和高唐抗击清军围攻近一年。咸丰五年（1855年）3月，连镇失陷，林凤祥负伤被俘。李开芳率部自高唐突围至茌平冯官屯。5月，冯官屯失陷，李开芳被俘。林凤祥、李开芳均在北京遇害。这就是无名氏叹为“皆为世道一场悲”的“都门事变”。后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分别被太平天国追封为求王、请王、祝王。

北伐军迅速北进至保定城南时，清廷震动，咸丰帝甚至曾准备逃往热河。无名氏《三年都门竹枝词》真实记述了清王朝统治中心惶恐万分，“京师戒严”的情状，“步军统领日巡街”，“不到黄昏早闭门”，“羽书星火调旗兵”，“一支令箭即登程”，而文武官员甚至“朝退之后复巡防”，所谓“汉官奸巧”者则“此际辞朝甚多”，纷纷“脱去朝衫换布衫”。而由于战事吃紧，财政危机，“官收房税，穷民泣涕”，“钱铺、当铺俱以关闭”以及滥发钱币，“铁钱鼓铸仍为铁，钞票行来废纸抛”等记载，尤其应当引起历史学者重视。

在无名氏看来，清王朝政治统治这次令“竹枝声咽”的严重危机，其实基本根源在于自身的腐败。“逆匪何由窜北燕，只因防堵不心坚”，除了“军中奏章多有虚假”，“主帅争功”，“御贼不力”，“惧死官兵不折冲”，“酒醉帐房高枕卧”等现象之外，无名氏还看到了更为深层的、表现出本质性特点的政治文化的征象：“文官无计武无能，文武官员俱不称。尸位受餐无耻辱，闻言贼至胆兢兢。”“圣朝国法至森严，可恨为官总不廉。骗取军粮肥己用，千名兵将万名添。”“胜保每于军营回京时，广置房屋，挥霍百万余金。”甚至在阜城军营与太平天国北

伐军对垒时，仍有“以车载银回京”事。

无名氏在《三年都门竹枝词》中讥讽“汉官此际辞朝甚多”的行为，鄙称之为“奸巧”，又批评“回籍团防权塞责，甘心隐处在山岩”，然而对“八旗出兵”则颇多美誉，如“头带貂冠腰带刀，扬鞭策马逞英豪。直前勇往无人敌，不见贼氛向远逃。”以此推想很可能是旗人。然而由对官僚的严厉斥责以及“一盏孤灯伴寂寥”，“空斋独坐”“过寒宵”诸辞句，可知无名氏身分应是非官非吏的平民。对于百姓“受冤甚多”，“饥寒困迫”遭遇的深切的“目击心伤”之同情，也反映出鲜明的感情倾向。由对所谓“贼营不乏能人手”的暗自赞许和面对“冯官屯外惨昏昏，死马人尸积满村”时笔调之沉重，似乎也可以隐约体味到掩盖于“贼”、“匪”、“寇”、“妖”詈语之后的微妙的心理潜流。正是因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无名氏自称“言近粗鄙，韵多浮沉，真令读者喷饭”的《三年都门竹枝词》才具有值得珍视的史料价值。

竹枝词是一种源自民间的清新平易的诗体，文人习作亦往往破除格律拘缚，追求诚重率真，不仅其体裁和格调对于传统诗风具有革新的意义，其记录历史民情之具体与真切，看来也应当得到文史研究者的充分肯定。

作者工作单位：中央党校、北京市文联